

一帶山河萬里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明彩繪本 《甘肅鎮戰守圖略》

盧雪燕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書文獻處

提 要

《甘肅鎮戰守圖略》是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五種明代紙本彩繪邊防圖之一，它與《陝西鎮戰守圖略》、《寧夏鎮戰守圖略》的尺寸、外觀大致相同，冊頁，彩繪與圖附圖說，繪圖人不詳，三種圖冊描述範圍不出明代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轄境之延綏、固原、寧夏、甘肅等四個軍鎮地區，可能是明嘉靖年間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下令繪送兵部的一套圖本。本文以《甘肅鎮戰守圖略》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製圖的時代背景，考述成圖時間，認為該圖冊編繪時間上限是嘉靖二十三年，下限為嘉靖末年（1544-1566）。就文物價值言，本圖冊為傳世絕少的明代彩繪邊防圖中的珍本；就史料價值言，本圖冊所繪河西地區之衛所、驛遞、城堡、墩臺、邊牆以及西域地區的土地人物等內容豐富，堪與同時期的邊防圖志相互比對，互補不足。

關鍵詞：古地圖、甘肅、邊防圖

前 言

邊防圖¹是明代極具特色的圖種之一，它的形成與發展與明朝邊患習習相關。

明人因逐元於朔漠而立國，為防範及遏止蒙古人再度南下，自洪武起即積極經營北邊防務，除大修長城，作為屏障以外，還沿著長城東西一線，創立衛、所，設置邊關，建立軍鎮，逐步形成遼東、宣府、薊州、大同、太原（隆慶以後改名山西鎮）、延綏（又稱榆林鎮）、寧夏、甘肅、固原（又稱陝西鎮）等鎮，俗稱「九邊」的防禦體系。當時各鎮、堡、關隘等駐邊官員為了軍事部署或行政需求，陸陸續續編繪了不少描述該區邊防態勢的軍用地圖，按期上報，由兵部職方司統一掌理，成為明代邊防圖出現的濫觴。

明中期以後，由於政治腐敗及軍事廢弛，已經不能有效地防範蒙古入侵。正統十四年（1449）「土木堡之變」，造成英宗被俘，嘉靖二十九年（1550）的「庚戌之變」²，京師更是岌岌可危，明軍積弱態勢已然形成，從此蒙古更是年年入寇，禍患無窮。然而隨著北塞國防的吃緊，更激增了「邊防圖」的出現，除官方持續繪製邊鎮圖呈報戰守策略外，也激起憂國之士加入討論，私家邊防研究著述紛紛問世，特別在嘉靖、隆慶、萬曆、天啓、崇禎時期，形成邊鎮志書蓬勃發展的特有現象。這些邊鎮志書多半「圖」、「文」並重，圖是「地圖」；文則包含「圖說」、「圖論」、「圖考」等。總體而言，明代邊防圖包括戍守邊陲官員或是兵部所製的官繪本，以及大量私家著述的邊域志書。

一般認為，明人編繪的邊防圖中，影響最大，流傳最廣，堪稱明代邊防圖代表作的首推許論（1495-1566）的《九邊圖論》。許論，字廷議，河南靈寶人，幼從父歷邊境，嘉靖五年（1526）進士，十二年（1533）調任兵部，任職方司主事。《九邊圖論》是許論因職務之便編撰的重要國防邊論。依據許論自序，《九邊圖論》是文先圖後，即撰成〈九邊總論〉、〈遼東論〉、〈薊州論〉、〈宣府論〉、〈大同論（三關附）〉、〈榆林論（延綏二邊在此）〉、〈寧夏論〉、〈甘肅論〉、〈固原論〉等九篇「圖論」，再據之繪製〈九邊圖〉，又稱〈九邊全圖〉、〈九邊總圖〉。論與圖結合為《九邊圖論》，書成即進獻世宗（1507-1566），並獲得皇

1 明代邊防圖一般指的是陸地上的北邊邊防圖。

2 是年蒙古俺答汗大舉入寇，在古北口京師周圍擄掠近半月而去，史稱「庚戌之變」。

帝重視，將《九邊圖論》頒發邊防軍鎮使用。

世傳〈九邊圖〉中，無論是摹自許論原圖的單幅長卷〈九邊圖〉，如分藏於遼寧省博物館與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兩卷絹本彩繪〈九邊圖〉，³或是後人另行編繪的長卷〈九邊圖〉，如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的申用懋（1560-1639）彩繪絹本〈九邊圖〉，以及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的木刻墨印紙本〈九邊圖〉，⁴幾乎都是明代兵部原藏，而且極可能均為兵部職方司利用各方匯集的資料所繪製的。從許論編繪〈九邊圖〉的過程不難想像，當年由各地呈送兵部的圖籍必然相當豐富，才能讓許論、申用懋，甚至是編撰《皇明九邊考》的魏煥（生卒年不詳，嘉靖八年進士）與編撰《九邊圖說》的霍冀（1516-1575）等人編成涵蓋九邊重鎮的圖卷。

許論《九邊圖論》的刊行，以及明廷的國防需求，帶動了明中葉以後邊防圖籍的編纂刊刻，如前節所述，此不贅論。然而令筆者感興趣的是，那些報送中央，由兵部收藏、並據以彙編總圖的各種邊防形勢圖又在那兒呢？這些出自各駐守邊鎮衛所官員之事的圖籍，應是最直接，最具史料價值的輿圖，卻罕見民間流傳，推其原因可能是：這些邊防性質的輿圖，屬於國家最高機密，攸關軍務，密不可洩，外界不得與聞，藏之於兵部密室，隨著朝代更迭，或毀於戰亂烽火，或繼續深藏於內府，民間根本難窺其堂奧。

本院典藏之五種明代紙本彩繪邊防圖，應當便是原藏於明兵部，入清後入藏內府的，分別是《行都司所屬五郡總圖》（一冊、經摺裝）、《陝西行都司甘肅左五衛輿圖》（一大幅，原題作《甘肅地方圖》，軸裝）、《陝西鎮戰守圖略》（二冊，首冊全，五十七幅。次冊殘，存十一幅）、《寧夏鎮戰守圖略》（一冊十九幅）以及本文討論的《甘肅鎮戰守圖略》（一冊，三十四幅）；這五種邊防圖描述範圍不出明代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轄境之延綏、固原、寧夏、甘肅等四個軍鎮地區。前兩種主述明代陝西行都司諸衛所地域，後三種（四冊）稱為「圖略」的輿圖冊，其尺寸、外觀大致相同，青綾皮書衣，彩繪輿圖，附有圖說，每半頁縱九十

3 這兩幅九邊圖據考均為明代兵部原藏，也都仿摹自許論原圖，時代亦相差不遠，遼寧省博物館藏成圖於嘉靖三十七年至隆慶元年間（1558-1567），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則不晚於隆慶三年（1570），兩圖都是12屏幅組圖，只不過遼博圖尺寸較大，色彩較為濃豔。

4 中國歷史博物館藏稍殘，彩繪絹本，萬曆三十年（1602），兵部職方司郎中申用懋編繪，據申氏題記可知，重繪的原因是為兵部所藏〈九邊圖〉刻石漫漶不清，況且由於時勢的變化，許論舊圖早就過時，不合實際，故「爰訂舊訛，參以近事」，重新編繪新圖。國立故宮博物院藏〈九邊圖〉為木刻墨印紙本，由11條幅拼合，每條幅橫60公分，縱166.5公分，繪製者不詳，就圖幅規模推測，官府刻印的可能性較高，按圖內隆慶州已改稱「延慶州」，萬曆二十五年（1597）蘭州以北紅水河堡新開邊牆已經出現，推測該圖繪上限不早於萬曆二十五年。

公分，橫五十二公分，繪圖人不詳，本文主述《甘肅鎮戰守圖略》，先敘述甘肅鎮的形成及其防禦體系，其次詳述圖冊的內容，包括河西之部及西域之部；最後推考成圖時間，並就其價值與在中國地圖史上的地位略作討論。

一、製圖背景：甘肅鎮的形成及其防禦體系

（一）甘肅鎮的形成

「甘肅鎮」，位處明代九邊防禦體系的最西端，防區範圍東起金城（今之蘭州），西至嘉峪關，南到西寧衛（今青海西寧），北到鎮番衛（今甘肅民勤），大概是今日河西走廊以及青海省東北部湟水流域地區。

明代九邊重鎮的形成和軍事局勢的變化習習相關，「甘肅鎮」也不例外。明洪武五年（1372），太祖（1328-1398）命馮勝（?-1395）為征西將軍進剿甘肅境內的故元殘部，西征軍自金城出關後，一路勢如破竹，接連攻下涼州（今甘肅武威）、永昌（今甘肅永昌）、甘州（今甘肅張掖）、肅州（今甘肅酒泉）、亦集乃（今內蒙古額濟納旗），最後到瓜州（今甘肅安西）、沙州（今甘肅敦煌）才班師回朝。自此，明朝西北疆域的格局可說基本形成。隨著明軍勢力逐步進入甘、青，朱元璋在面對依然強大的北元勢力下，其在西北地區所採取的策略是廣設衛、所，屯駐重兵，用來加強對該區的控制，並切斷北面蒙古及南面諸番（西番）的可能結合，以保障王朝的安全。⁵

從洪武五年到洪武末（1397），甘肅先後出現莊浪、西寧、涼州、碾北（伯）、永昌、甘州左衛、甘州前衛、甘州后衛、甘州中衛、甘州中中衛、甘州右衛、山丹衛、肅州衛、鎮番衛、威虜衛等十五衛以及威遠及鎮夷兩千戶所；⁶隨著明軍勢力的消長及邊民陸續遷往內地，衛所亦有所調整，碾北、肅州、威虜三衛及威遠、白城子兩千戶或裁或併，⁷到萬曆（1573-1620）時，只剩下十二衛三所，其

5 洪武初年，馮勝軍隊雖然大勝，但實際上當時的元軍非降即逃，而且明軍數量不足，無法長期駐守亦集乃、瓜、沙、甘、涼等地，故河西之地多就地安置元降將守之，再加上漢北軍大敗，致使明朝幾乎想要放棄河西，只能用羈縻方式管理，在軍事上未有實質的控制。洪武九年，脫歡長子朵兒只班叛，明朝才下定決心以武力經略河西。

6 關於陝西行都司所轄衛所的說法不一，史書記載亦不完全一致，本文以馬順平，〈明代陝西行都司及其衛所建置考實〉的研究為準。

7 梁志勝認為碾伯守禦千戶所從來都不是「守禦千戶所」，而是西寧衛的右千戶所。

中古浪、高臺兩千戶所則是正統三年（1438）及景泰七年（1456）所增設。

河西走廊及青海遼水流域衛所的普遍設置，標識著甘肅鎮防區的逐漸成形，而用來管理衛所的軍事機構——陝西行都指揮使司（以下簡稱陝西行都司）的設立，更代表甘肅鎮組織管理體系的趨於完備。陝西行都司，上隸右軍都督府，下轄十二個衛和三個千戶所，⁸ 其設置最早可追溯至洪武七年（1374），太祖在河州（今甘肅臨夏回族自治州附近）所設的西安行都衛。洪武八年（1375），更名爲陝西行都司，管轄河州、朵甘、烏斯藏的吐蕃諸部，隔年即行罷撤。⁹ 十二年（1379），復置，但駐地改爲莊浪（今甘肅永登），二十六年（1393），再徙甘州，從此未再變動。

屯駐重兵，建立衛所，設置行都司，以及派遣宋晟（?-1407）等重臣出鎮涼州等，¹⁰ 都是明廷控制河西的重要手段，尤其在洪武二十年（1387）平定遼東以後，河西走廊的實質管理益顯重要。洪武二十七年（1394）李景隆（生卒年不詳）被命爲平羌將軍，充總兵官，鎮守甘肅，可說是明肇祚以來，首度以總兵官名號鎮守「甘肅」，足見當時「甘肅鎮」防區已經相當固定，朝廷也才能派總鎮一方的總兵官鎮守當地，負責該「鎮」的所有防務。¹¹ 因此雖說甘肅鎮的形成有其漸近過程，實在無法提出具體的設置時間點，但洪武二十七年以前甘肅鎮防區就已經固定是毫無疑問的。

（二）甘肅鎮的防禦體系

甘肅鎮的防禦體系包括內部管理體系及外部防禦工事。

1. 內部管理體系

內部管理體系指的是組織結構。適應軍事現實需求所產生的衛、所及陝西行

8 以萬曆《明會典》載記為準。

9 關於洪武九年罷撤陝西行都司的原因，馬順平認為：明朝在歷經洪武五年大將徐達（1332-1385）的漠北失利後，基本上放棄直擊漠北的計畫，轉而經營青海一帶，陝西行都司設置的初衷在經略吐蕃諸部，當時明代與吐蕃之間封貢頻繁，羈縻形勢已成，行都司已經失去轄制的意義，縱然洪武八、九年間曾經發生川藏部落劫殺明使者的事件，但地處河州的行都司也是鞭長莫及，故罷除乃情理中事。以上參考馬順平，〈明代陝西行都司及其衛所建置考實〉。

10 宋晟，字景陽，元末明初定遠人。洪武十二年出任涼州衛指揮使，十七年，宋晟討「西番叛酋」有功被朝廷召還後回任涼州，二十四年以總兵官身份出鎮涼州。

11 「甘肅鎮」的基本性質是為一軍事防衛區，其形成必然是漸進的，並非某年某月某日由朝廷創設，然後畫分防務界線。筆者以為總兵官的派駐，代表的是明朝對此地的重視與實質控制，史載李景隆出任總兵官，鎮甘肅，正說明此軍鎮的固定成形。

都司，¹²雖然也是軍事機構，但因為甘肅未設行政建置，故衛、所領有實土，性質比較接近行政管理機構。至於「鎮」、「路」、「城堡」、「堡寨」都屬於軍防單位，鎮守總兵是全鎮最高軍事指揮官，駐守甘州鎮城，統轄全鎮兵馬。¹³鎮下據明萬曆《大明會典》卷二十六〈鎮戍〉中所載，設涼洲右副總兵、莊浪左參將、肅州右參將、西寧參將及鎮番參將等分守各路，分守之下設守備，駐於城堡，把總或操守則專司各堡寨及附近長城或墩臺的瞭守。分守之下，守備之上設有游擊將軍數名，平日駐守鎮城或在指定的城堡操練兵馬，一旦有警，則率兵馳援，通常扮演埋伏在敵人來攻或返回的路途中截殺的角色，地位稍下於參將。

事實上，明代甘肅鎮各地軍事據點的重要性常因局勢變化而有所不同，連帶同一地職官也跟著變動，因此甘肅鎮的管理體系也非一成不變，例如巴暖三川、北川及鎮夷三處在萬曆十二年（1584）以前僅設「操守」，之後調升為「守備」，說明該地防務的重要性提高，職官亦有所調整。此外，為制約鎮守總兵官因位高權重，不時發生欺壓善良、侵奪屯田等情事而設的派駐巡撫也是如此。「甘肅派駐巡撫」，正確的稱呼是「巡撫甘肅等處贊理軍務」，初期，並非常設，到了洪熙（1425）、宣德（1426-1435）時，開始過渡為常駐。巡撫都御使一般開府於鎮城，與總兵府並列，職掌除參贊總兵官軍務，如操練軍馬、撫恤士卒、整飭器械、盔甲、什物、修理城池、關堡、墩臺等外，其他又如屯田、糧餉、行政、監察、彈劾、升黜等一般事務亦管理之。¹⁴「鎮守太監」一職，也同樣由中央派駐，目的是監督各防區武將，施行時間為永樂初（1403）至嘉靖十八年（1539）為止。¹⁵另外，還有一種隸屬巡撫的「兵備道」，專司後勤，如糧餉運輸、屯田、水利等事務，性質比較偏向管理行政方面。¹⁶

如學者田澍所言，甘肅鎮職官將「練兵、防禦、安撫、圍剿包容於一體，表明明朝統治者在護衛其邊疆方面所具有的嚴密性、實用性和創新意識，為明以前諸中原王朝所不及。」¹⁷

12 學者艾沖認為「軍鎮的兵力一般配置在長城沿線，適應著軍事防禦的現實需要，形成層層相制的防禦體系，這種防禦組織結構同都司、衛、所有密切的聯繫，但又有明顯的區別。」參見艾沖，《明代陝西四鎮長城》。

13 總兵官下還有協守副總兵，與總兵同駐鎮城，專司策應總兵與各路參將或馳援別鎮的任務。

14 關於明代巡撫可參閱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

15 明朝末年，鎮守太監曾經一度死灰復燃，可參閱蕭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

16 關於「兵備」，詳參羅冬陽，〈明代兵備初探〉。

17 同註12，頁31。

2. 外部防禦工事

甘肅鎮的外部防禦工事包括邊牆、城堡（寨）、墩臺、驛站（含遞運所、急遞鋪）等。¹⁸

「邊牆」就是後來的長城，相對於其他邊鎮，甘肅鎮的長城修築時間稍晚，原因主要是河西地處西北邊陲，蒙古入寇往返需時較久，因此所受襲擾相對較少，也就不急於修牆禦敵。然而到了天順年間（1457-1464），蒙古入牧河套以後，甘肅所受侵擾多了起來，也才開始注意實施修邊牆以阻蒙古入侵的策略。弘治（1488-1505）年間是甘肅鎮邊牆修葺的草創期，正德（1506-1521）以後，由於蒙古亦不剌、阿爾禿廝進入青海，不時寇擾河西，北邊的核桃蒙古及西邊吐魯番也經常襲邊，甘肅鎮長城修築於是受到重視，經嘉靖十年（1531）、十六年（1537）、十九至二十年（1540-1541）、二十六至二十七年（1547-1548）的幾次修葺，最後形成東起金城，西到嘉峪關，長達千餘里的甘肅鎮長城防線。

隆慶（1567-1572）、萬曆（1573-1620）時期是甘肅鎮長城修建的最後階段。隆慶五年（1571），俺答封貢，明朝北境獲得四十餘年的和平，在甘肅巡撫都御史廖逢節（生卒年不詳，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1574）任職甘肅）主持下，又重新整建甘肅各段長城。¹⁹萬曆二十七年（1599），為截斷鄂爾多斯蒙古與西海蒙古的聯繫，重新在大、小松山一帶，建設東起永安索橋（今境遠縣西北），迤西歷雙墩（今景泰縣城西北），最後在泗水堡（今武威市東南）與舊邊相接，橫跨固原、甘肅兩個防區，史稱「新邊」的長城。由於新邊修成，原甘肅鎮東緣從蘭州到泗水堡的長城防區遂北移到新邊一帶。

關於城堡的說法較多，有學者認為「城」和「堡」的意義有所不同，城的規模較大，建置時間較早，例如嘉峪關城，最早建於馮勝攻打甘肅之後，其後又增建幾次，最後形成一備有內城、外城、羅城、瓮城及城壕的典型邊關防禦城池。其次堡的設置時間較晚，分佈在城的外圍，或防守薄弱的地方。²⁰實際上「堡」指的多半是「軍堡」或「屯堡」，據明張雨（生卒年不詳）《邊政考》的統計，嘉靖三十年（1551）甘肅鎮的堡、營、寨、關總計五〇九座，其中沿邊牆所設的軍

18 關於明代西北工事防禦體系，學者看法稍有不同，也有人認為「壕溝」也是防禦工事之一。參見田澍、毛雨辰，〈20世紀80年代以來明代西北邊鎮研究述評〉，頁109-111。

19 廖逢節整修的甘肅邊牆，（清）楊春茂，《重刊甘鎮志·邊防志》關隘條有詳細載記。

20 以上參見蕭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制研究》，頁171。

堡約七十二座。

墩臺，俗稱「烽火臺」或「瞭望臺」，是邊防示警的重要設施，多半建在視野遼闊或地勢較高的地方。甘肅邊牆的墩臺依其設置位置的不同大致可分成四類：一類「沿邊墩臺」，緊靠在長城兩側，其次是「腹外接火墩」，位置向長城以外延伸，再次是「腹裡接火墩」，指的是向內地州府城延伸，用作聯繫的墩臺，最後就是沿驛道路線排列的「加道墩臺」，²¹ 墩臺形狀、高低不太一定，但多是底闊頂窄，呈覆斗狀的方型臺；另一種直接建在邊牆上，稱為「跨牆墩臺」的，也叫做城臺、牆臺或敵臺，一般高度約七至十公尺，高出城牆三至四公尺，供守長城的士卒巡邏、放哨使用；還有一種高度更高，稱作「戰臺」的，不但可儲存武器、食糧，更可供多人長期居住使用。²²

驛遞是甘肅鎮各衛所間交通運輸及信息傳播的最重要方式，「暢通與否，關係者甘肅的存亡」，²³ 因此，驛站、遞運所修建也算是甘肅鎮防禦工事的一環。甘肅鎮的驛站、遞運所數量相當多，大約可分成兩系統，總而建構出甘肅鎮驛遞的兩大路線，其一是分布大致與邊牆平行，從蘭州，過鎮遠浮橋，出金城關，經過莊浪、涼州、永昌、山丹、甘州、高臺所、鎮夷所，最後抵達肅州，呈東南—西北走向的主要驛路。²⁴ 其次，從莊浪衛往西跨莊浪河，經通遠驛、西大通驛，然後越過大通河，至大通河堡遞運所，繼續往西入西寧衛境，再經過水溝驛、老鴉城驛、碾伯所城、嘉順驛、平戎驛，最後抵達西寧衛城，是為甘肅驛路的另一條主要路線。²⁵ 除前述兩大驛路外，固原鎮河州衛與西寧衛間也有驛路相通，途中經巴州驛、古鄯驛，並渡過黃河連接河州衛長寧驛。

二、《甘肅鎮戰守圖略》考述

《甘肅鎮戰守圖略》，繪製者不詳，屬於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同一套三種（四冊）明彩繪紙本邊防圖的其中之一，封面居中貼簽題「甘肅鎮戰守圖略」。

21 以上參見馬建華、張力華，《長城》。

22 關於「城臺」，參見高鳳山、張軍武，《嘉峪關及明長城》，頁71-72。另墩臺的戍守或傳烽情況，詳見韋占彬〈明代明代邊防預警機制探略〉。

23 艾沖，《明代陝西四鎮長城》，頁126。

24 該驛路出嘉峪關後向西北可通哈密衛城，往西則達中亞地區。此外，從涼州衛城向東北還有一條支線可通鎮番衛。由肅州衛順討來河穿過長城，可通亦集乃城。

25 此外，還有幾條路線是以西寧衛城為中心，連結各方山隘出口的支線。

圖冊內容分兩部份，前半部如圖題，自東南向西北描述明代甘肅鎮防區，陝西行都司所轄諸衛、所、城、堡的軍事防務；一圖一說，前半頁「圖」，後半頁「說」，²⁶包括：紅城子堡（紅城子圖說）、莊浪衛（莊浪圖說）、西寧衛（西寧圖說）、鎮羌驛堡（鎮羌圖說）、古浪守禦千戶所（古浪圖說）、涼州衛（涼州圖說）、鎮番衛（鎮番圖說）、永昌衛（永昌圖說）、山丹衛（山丹衛圖說）、甘州鎮城（甘州圖說）、高臺守禦千戶所（高臺圖說）、鎮夷守禦千戶（鎮夷圖說）、肅州衛（肅州圖說）等，共十八頁。第十九頁起介紹西域土地人物、風俗民情，²⁷也是「圖」前，「說」後，與甘肅鎮不同的是西域圖橫跨五頁，可總成一圖，覆蓋範圍東起嘉峪關，西至魯迷城，²⁸大約包含今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中亞及部份西亞的廣大地區。後十一頁為圖說，分題「西域土地人物略」與「西域沿革略」，茲就河西、西域兩部說明如下。

（一）河西之部

圖採青綠山水畫法，方位不是上北下南，就是上東北，下西南，²⁹「甘肅鎮」各衛、所分圖雖然無法完全連接，³⁰但基本上還是按照河西走廊的狹長走勢繪製，東起蘭州城（即紅城子堡圖東緣），西到嘉峪關（肅州衛圖西緣），標註防區內的軍堡、驛站、急遞鋪、城邑、長城牆體、隘口、各處墩臺以及河流、湖泊、山脈、寺廟、部族、古城、泉源等。山形描繪依山勢或平緩、或瘦長，青綠色自上而下，由深而淺，山頂綴以黑點表現林木，一般河流用雙線、粗細不等青色表示主流和支流，不加波紋，僅黃河塗黃色，並繪三重一組水波紋，再加明暗線條。軍堡、驛鋪、城邑、聚落、部族等用方框表現，依框的大小及單框、雙框以及加繪城門與否表現規模。然而不論是單框或雙框，內框多塗粉紅色，但分圖主城，如甘州鎮、蘭州、紅城子堡、莊浪或其他重要駐軍城堡塗紅色，外框邊緣再

26 除「西寧衛」、「永昌衛」、「甘州衛」、「高臺守禦千戶」所圖說多一頁外，其餘皆圖、說各半頁。

27 關於明代所說的西域，學者李之勤認為「其範圍大致包括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及其以西的中亞甚至西亞一些地區。」以上參見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

28 「明人所稱的魯迷（Rum），即宋代之蘆眉，元代之魯木，明初永樂、宣德朝則稱為肉迷，實指地處今小亞細亞的土耳其。」以上參見馬建春，〈明嘉靖、萬曆朝嚙嚙銃的傳入、製造及使用〉，頁70。

29 紅城子堡、莊浪衛、鎮羌驛、古浪守禦千戶所、涼州衛、永昌衛為上東北下西南，其餘上北下南。〈西域土地人物圖〉為上北下南。

30 因方位略有不同故。

加繪白色城垛。此外，雙框城堡的內、外框間塗黃色，地名注記寫在內框，道路聯繫的方向、里程注記，大城寫在內框，其餘寫在方框底下。長城（邊牆）也是本圖冊極重要的標幟之一，大多採用連續黃色略帶鋸齒狀橫條立面表現，小部分加繪白色牆垛，間或註出邊牆名稱，如「毛家山邊牆」。³¹墩臺分布極廣，數量很多，用白色立狀城樓表示，大部分佇立在長城沿線，小部分夾雜於各城堡之間。

以上是為圖繪之大概，而圖說內容亦十分豐富，茲錄兩例如下：

例一：

紅城子圖說

紅城子堡，地里窩遠，山口數多，極為難守。設有守備官一員，東至靖虜衛，蘆塘湖，如賊由本湖奔紅溝、傅家水、硤兒水，或由孫家溝、火燒溝、槽兒冲，過邊進境至南大通、紅城子，過大路往西奔費家沙溝、可可川、紅古城，過大通河，犯暖州、弘化寺地方，西寧兵馬在下川口沿河設備阻遏，莊浪、紅城子、鎮羌兵馬隨賊由青羊頭嶺、石板溝等處地方尾後夾攻截殺。如賊搶可可川等處地方，彼地山澗俱險，俟及分散，我兵亦隨勢擊殺，或增兵併力，亦可期成功。一路由硤兒水、透蘆井兒、鹹水河，越過苦水灣驛，大路由莊浪河口，搶張、拓二臺。如過黃河搶蘭州、積積灘堡、阿干峴等處地方，莊浪、紅城子兵馬隨賊尾後至河口據險處所堵截。如賊搶回，決不能全還，可成大捷。一路由蘆井兒奔新添鋪，往南透沙井驛，過黃河搶西古城、蘭州、臨城、水磨溝、馬寒山等處地方，莊浪、紅城子兵馬馳赴沙井驛，倚河堵截歸路，蘭州主客兵馬併力追擊，亦可成功。北隣莊浪衛地方。

深哨地方三處

米硤山，離城二百五十里。

蘆塘湖，離城四百里。

五方寺，離城四百五十里。

本圖說重點有三：

- 1.紅城子堡非但地遠，而且山口數衆多，非常難守，設有守備官一員。
- 2.詳述該防區兩條可能的敵人入侵路線，並就該路線提出合宜可行的退敵作

31 「毛家山邊牆」出現在〈西寧衛圖〉。

戰策略。如下：

(1) 第一條入侵路線：若蒙古人從東邊蘆塘湖而來，接著循紅溝、傅家水、硤兒水南下，或是穿過孫家溝墩臺、火燒溝墩臺、槽兒冲墩臺一帶邊牆，越過邊境到達南大通驛、紅子城堡，然後往西過莊浪河到費家沙溝、可可川以及大通河東岸的紅古城，跟著繼續渡過大通河侵犯暖州、弘化寺的話，西寧衛的守軍可以先在紅古城對岸的下川口，沿著大通河一帶布防，跟著莊浪衛、紅城子堡、鎮羌驛的守軍尾隨蒙古人從青羊頭嶺（位今甘肅永登縣內）、石板溝（位今甘肅永登縣內）等處和西寧衛守軍聯合前後夾攻截殺。假如敵人搶佔可可川一帶的話，則就此地山澗地勢險峻，道路狹窄之利，等待敵軍分散後，再趁勢攻擊，或是增加兵力合力出擊，就能阻止蒙古人的侵犯。

(2) 第二條入侵路線：倘若蒙古人從硤兒水往南過蘆井兒、鹹水河（在今永登縣境），越過苦水灣驛，走大路，經由莊浪河口搶奪張家臺、拓家臺，或是越過黃河搶蘭州、積積灘堡、阿干峴等處，莊浪衛、紅城子堡軍隊可以尾隨蒙古人之後到河口險要處扼守，如果蒙古人要撤回時，就趁機攔堵截殺。但如果蒙古人由蘆井兒南下，穿過新添鋪墩臺，跟著越過沙井驛，繼續往南，越過黃河，搶奪西古城、蘭州、臨城、水磨溝、馬寒山等處的話，莊浪衛、紅城子堡軍隊必須合力馳往沙井驛，沿河岸一帶攔堵截殺蒙軍歸路。此外若合蘭州主客兵馬之力追擊，³²亦可成功。

3. 設有哨兵駐守瞭望的地方有三處，分別是米硤山（離城二百五十里）、蘆塘湖（離城四百里）及五方寺（離城四百五十里）。（圖1）

例二：

鎮番圖說

鎮番衛，古麗澤郡也。設有守備官一員。此地沙沒平漫，又無山險、壕塹阻遏，遍通賊徑，止靠墩臺瞭望，極為衝要孤懸。東通寧夏賀蘭山，套虜由紅山寺、哨馬營、抹山墩犯本境，一路由紅山寺往南，透大小松

32 明代甘肅鎮的兵力來源，「主要是當地衛所士兵和各城堡的固定駐軍（即帶眷屬定居的軍戶）。另一方面來自外地的輪班客軍，即內地各省衛所依照中央規定每年派出一定數量的兵員赴長城防守，期滿由另一班接替。」以上參見艾冲，《明代陝西四鎮長城》，頁13。

山犯涼州地方，一路往西，透鞍子山、獨青山、來福山，九箇井，透永昌昌寧湖地方，一路由獨青山、拜亞湖山前，透山丹衛山後透甘州。如零賊犯境，必當嚴謹烽火。有警，接舉到城，守備領兵在於衝要堡寨，按伏待賊，至分散搶掠兵馬，突出截殺。若賊夤夜入境，失於瞭望，搶回之時，兵馬襲至水頭撲殺，乘其不備可期成功。大賊犯境收斂保固無虞，南至涼州地方。

深哨地方八處

紅山寺離城七百二十里

天鵝灣離城五百五十里

鞍子山離城六百里

獨青山離城三百五十里

拜亞湖離城五百五十里

白鹽池離城三百七十里

常湖離城三百二十里

沙山湖離城一百五十里

本圖說重點有四：

1. 鎮番衛就是古代的麗澤郡，設有守備官一人，地多沙平緩，缺乏山險、壕溝阻遏蒙古入侵，只能靠墩臺瞭望守衛。又東通寧夏、賀蘭山，位置特別突出北境，地位至為重要。
2. 詳述該防區三條可能的敵人入侵路線。一路從紅山寺往南通過大、小松山西犯涼州。一路從紅山寺往西，通過鞍子山、獨青山、來福山，之後折往南經九箇井，進入永昌衛。再一路由獨青山、拜亞湖山前，穿過山丹衛山後進入甘州。
3. 墩臺守瞭務必嚴密，一旦有警，若敵軍零散，則立即以烽火傳訊到城，守備官則領兵伏擊，以沖散敵軍。倘暗夜來攻，未及舉火通報，也要領兵出城，趁蒙兵回軍時伏擊之。假設來襲敵兵人數眾多，人畜皆進入城內避難，以保周全。
4. 設有哨兵城最遠的是紅山寺——七百二十里，最近的是沙山湖——一百五十里。駐守瞭望的地方總共八處。（圖2）

以上兩例大致可說明甘肅鎮十三圖說的大概情形。事實上，每圖說的內容基本上都是主述該地區一般兵員的布防事務，並著重說明倘若敵人由某處來攻，應如何應對戍守或掌握制敵先機。至於禦敵的方法，原則上以墩臺哨瞭守望結果為依據，倘若敵軍人數不多，即主動出擊，在敵人未入境時就予以殲滅，或是等待敵軍入境後，埋伏在敵人行經路徑施以突襲截殺。假如敵眾我寡，難以抗衡，則堅壁清野，退回城堡伺機再戰。當然防務也會因地區情況不同而有所不同，比如說西寧衛漢、土、番夷雜居，除明軍外，亦可聯合藏人採兩面夾擊。此外，圖說也強調撫剿並用的重要性，例如〈高臺圖說〉提到「剿逆」雖然必要，但由於此地漢、番雜居，剿後必須安撫，人民方能安居樂業。³³最後值得注意的是每則圖說皆以該地深哨地方幾處作結，可見墩臺瞭哨在甘肅防禦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對於陝西其他三鎮都來得重要。

（二）西域之部

〈西域土地人物圖〉的圖繪風格與甘肅鎮諸圖無異，也是青綠山水畫繪法，方位上北下南，範圍涵蓋嘉峪關到魯迷城，廣袤中亞及西亞地區的城寨、關隘、湖泊、山脈、河流、井泉、村莊、墳墓、寺院以及人物等；較特別的是繪出各種不同裝飾的人物及建築，色彩濃豔，造型寫實，約略可看出繪者表達西域多元文化的意圖。另長達十二頁，總字數八千餘字的圖說內容更是豐富，包括〈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沿革略〉兩篇。〈西域土地人物略〉基本上扣合圖繪載記從嘉峪關迤西，最後至魯迷城之間的城鎮、居民狀況、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物產等，將明代中期西域狀況完整呈現出來，與嘉靖二十一年（1542）修《陝西通志》卷十頁二十七至三十三〈土地·河套西域〉中的〈西域土地人物略〉極類似，³⁴是目前所知明代絲綢之路路線的最完整資料，在中西、交通、民族研究上有重要意義，堪與《西域行程記》、《西域番國志》等著作相媲美，茲節錄部份如下：

嘉峪關西八十里為大草灘，其地廣而多草灘，西四十里為回回墓，以地有回回三大塚故名。迤北為鉢和寺，寺西五十里為柴城兒，墓西四十里為扇馬城，中有二水北流。……城西百里為土魯番，回回種田，產各色果品、樹木……又西五百里為土刺城，其城形圓四外屋蘆羅之，中有王

33 參考《甘肅鎮戰守圖略》頁14後半〈高臺圖說〉。

34 明人張雨之《邊政考》、清人梁汾之《秦邊紀略》以及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皆收錄〈西域土地人物略〉，不過或因傳抄等原因，各版本略有不同。

子一人，住回回、不纏頭、帶白羊毛帽、不種田，吃魚羊肉、馬乳……又西行兩³⁵箇月為苦思旦城，有纏頭回回，種田，出各樣樹木，其東南為也尔的，其西有水磨。又西為沙蜜城，有纏頭回回，出各色果品、瑣瑣、葡萄、哈刺、骨馬。又西行一箇月至把黑旦城，其城引水七派，灌其中，有回回二千家，出獅子、哈刺、苦木、金線、豹、三梭、花布、手巾……又西為魯迷城，其城二重，有自立王子、有纏頭回回及漢兒人、有通事，種旱田，不出物產。東至孛羅撒一千二百里。（圖3）

其次，〈西域沿革略〉以編年體方式敘述從漢武帝經略西域開始，到嘉靖八年（1529）明朝終究放棄哈密，嘉峪關成為河西地界的史事沿革，總字數約四千七百餘字，³⁶內容略於遠而詳於近，尤其是明興以後，除洪武、永樂間甘肅鎮諸衛及關西七衛的建置外，³⁷作者用極大的篇幅敘述從成化九年（1473），吐魯番第一次攻破哈密城，奪去忠順王金印，控制哈密地區以來，歷經弘治（1488-1505）、正德（1506-1521），到嘉靖九年（1530），明朝與吐魯番在西域地區的勢力拉拒，而哈密幾立幾失，最後終於放棄的實際經過，這也是此圖本〈西域沿革略〉總四千餘字中較有價值的地方。因原文冗長，茲就內文整理列表說明如下：³⁸

表一

年代	事件經過
成化九年（1473）	忠順王脫脫罕卒，吐魯番速壇阿力掠赤斤蒙古，奪忠順王母金印以歸。王母外孫罕慎避居苦峪衛，明聞此事，命高陽伯李文、通政劉文調兵苦峪城，尋班師。
成化十四年（1478）	速壇阿力死，子速壇阿黑麻立。
成化二十年（1484）	罕慎率罕東左衛諸夷哈密，襲忠順王。
弘治元年（1488）	吐魯番速壇阿黑麻，誘罕慎出城殺之，請封忠順王，明朝不允。
弘治四年（1491）	明朝遣哈密衛頭目窩亦虎仙等勅責諭阿黑麻，阿黑麻遣夷使窩亦滿速兒等獻還哈密城池，并忠順王金印，赴京進貢。
弘治五年（1492）	守臣奏於西寧求安定王族孫陝巴者襲忠順王，令哈密頭目阿木郎輔之，阿黑麻又入哈密，執陝巴以歸。

35 根據明嘉靖《陝西通志》本，此處為「四」。

36 文中所述關於兩漢、北魏、隋、唐、宋、元對西域的經營，實際上並不侷限在嘉峪關以西，而是包括河西一帶，與本圖冊的「西域」意涵有所不同。

37 安定、阿端、曲先、罕東、沙州、赤斤蒙古、哈密等7衛因皆位於嘉峪關之西，故名曰「關西七衛」。

38 〈西域沿革略〉明成化九年以前史事敘述雖詳，但非本圖冊重點，故省去不再贅述。

(續表一)

弘治六年 (1493)	明朝命侍郎張海、都督繼繼經略，差哈密夷人滿刺阿力克等捧勅詣土魯番責諭，被留，海等請暫絕西域貢路。
弘治七年 (1494)	明朝令都督奄克、字刺掌管哈密衛事，與回回頭目寫亦虎仙、哈刺灰共守哈密，阿黑麻復入哈密拒之，自謂與前元同族稱可汗，掠罕東諸衛聲言奪佔甘州。
弘治八年 (1495)	巡撫許進至甘州時，阿黑麻已退，留其頭目牙蘭據守哈密，進奏請發兵征牙蘭，尚書馬文升議奏從之。是年十一月初六日，師出嘉峪關，十八日至哈密，攻圍破之，牙蘭遁走，獲忠順王陟巴，哈密亦復國矣。
弘治九年 (1496)	阿黑麻復襲破哈密，留其頭目撒他兒并哈密衛奄克字刺等住守刺木城，奄克字刺等密會瓦刺頭目小列禿襲，斬撒他兒首，拜其眾百餘人，奄克字刺等回守哈密，阿黑麻復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瓦刺小列禿來救，土魯番人退走。
弘治十年 (1497)	起用咸寧伯王越總制甘涼等處邊務，并經略土魯番、哈密事情。(本年阿黑麻送陟巴回甘州)
弘治十一年 (1498)	王越至甘州，陟巴復回封忠順王。寫亦滿速兒等放歸本土。
弘治十二年 (1499)	二月初四日，守臣遣兵護陟巴等出嘉峪關之國。
弘治十三年 (1500)	九月賞撫夷功。
弘治十七年 (1504)	正月，哈密頭目者力克哈辛往土魯番，迎來速壇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來守哈密，陟巴知之棄城走沙州，守臣差朱瑄送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等往哈密撫集夷眾諭，令迎回陟巴，守國朱瑄因攜真帖木兒來甘州居之。
正德元年 (1506)	陟巴卒，其子速壇拜牙即襲封。
正德三年 (1508)	六月，守臣奏土魯番速壇滿速兒遣使滿刺法忒渾刺等進貢，乞放真帖木兒回土，明未許之。
正德四年 (1509)	土魯番速壇滿速兒與忠順王拜牙即奏乞放回真帖木兒，兵部議行鎮巡官議處。
正德六年 (1511)	七月，巡撫張翼等奏真帖木兒來已八年，速壇滿速兒三次遣使進貢，意已勤懇，真帖木兒非我族類，在此日夜望歸，乞准送本土。兵部尚書何鑑議奏准之。
正德七年 (1512)	十二月，差哈密衛都督奄克字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回土魯番，遂居留寫亦虎仙等。
正德八年 (1513)	九月，拜牙即入土魯番，土魯番要求入哈密並要賞賜，明朝未許，總督鄧璋奏命大臣一員，專一經略哈密，大將一員專備戰守，五月推舉右都御史彭澤總督甘肅等處軍務，並令土魯番歸送拜牙即。
正德十年 (1515)	正月，彭澤至甘州，土魯番掠肅州及赤斤王子莊地方，索要賞賜，彭澤從之並要求送回金印、拜牙即。十二月，土魯番送金印，仍索求段疋。
正德十一年 (1516)	六月，土魯番復據哈密，七月到沙州脅逼罕東左衛土巴部落，於十一月十五日入嘉峪關，明軍敗，肅州兵備陳九疇擬殺都督失拜烟荅，失拜烟(疑筆誤，應為米兒馬黑麻)突入長安門訴冤，捕送錦衣衛鎮撫司。多官於京畿道審問，米兒馬黑麻執稱父失拜烟荅並無謀叛，陳九疇枉問重罪奏行甘肅查勘。
正德十三年 (1518)	正月，兵部尚書王瓊叅彭澤、陳九疇。
正德十四年 (1519)	七月，吐魯番乞入貢。
嘉靖元年 (1522)	殺寫亦虎仙，是年甘肅巡撫許銘為亂軍所殺，陳九疇代許銘巡撫。

(續表一)

嘉靖三年(1524)	五月內奉旨將米兒馬黑麻斬之，本年八月二十三日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統眾入嘉峪關，至肅州境內掠高臺千戶所，圍甘州鎮城并山丹、洪水、畢家等堡，十二月初一日，兵部尚書金獻民，太監張忠，總兵官杭雄至蘭州禦之。
嘉靖四年(1525)	四月，土魯番據哈密守之，八月復掠肅州。
嘉靖五年(1526)	正月，提督軍務楊一清奏行接管，提督軍務尚書王憲省諭土魯番悔過服罪，送還搶去人口并哈密城。
嘉靖六年(1527)	三月，土魯番遞番文云送出和番賞賜方送回人口并哈密，各持議不決，奏旨勘處。
嘉靖七年(1528)	初，土魯番令牙木蘭據沙州索羈，留貢使并賞賜，逼領帖木哥土巴侵擾肅州，因牙木蘭之不從欲斬之，牙木蘭懼棄積聚，率所部走肅州，乞容白城山、金塔寺住牧，鎮巡官議留肅州，是月二十五日，勅兵部尚書王瓊代王憲提督軍務，五月至陝西，查得西域諸國夷人留住河東西者，奏乞盡發回本土。七月土魯番來賣馬匹，因獻還原搶男婦二十一人、甲八副，九月王瓊至甘州，先遣賣馬人歸示以許貢之意，是月二十七日，土魯番又掠肅州。
嘉靖八年(1529)	正月十五日，土魯(番)差人護送原差進獅子，夷人滿刺米牙入關，放出各國久留貢使，安插罕東左衛夷人土巴帖木哥部夷于白城山，就令本衛都督日羔刺鈐束，時哈密衛都督訖吉字刺部夷在肅州東關，赤斤蒙古衛都督掌卜達兒子鎖南束在肅州北山、金塔寺罕東左衛都督只克在肅州南黃草霸山，罕東衛都指揮板丹在甘州南山，皆避土魯番害各失其故土，入內住牧，土魯番通貢如舊，拜牙即終於被執，而哈密遂不復守，河西遂以嘉峪關為界云。

三、《甘肅鎮戰守圖略》的成圖年代及其價值

(一) 成圖年代

關於圖冊之繪寫年代，最直接的線索是封背上的一段文字，³⁹全文是：

呈為名節事蒙

鎮守陝西地方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 鈞帖，蒙

□旨，陝西叁邊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楊 鈞帖，前事仰本官

照依鈞帖內事理即行，所屬操守掌

掌印官操按，伏千百戶申騰等，各查照知會外，今將原蒙鈞帖理合呈

繳，伏乞

照驗施行，須至呈者

右 呈

欽差鎮守陝西地方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王

39 本段文字並非《甘肅鎮戰守圖略》的題款，而是恰巧拿來當作封背襯底的舊公文紙張。

嘉靖貳拾參年貳月 貳拾伍 日 指 揮

從上文可知，此段文字與《甘肅鎮戰守圖略》（以下簡稱《圖略》）內容並沒有直接關連，只是恰巧註記在用來襯裝封皮的紙張上，假使《圖略》書衣非後人重新裱裝，那麼根據這段看似不相關的文字推考成圖時代上限為嘉靖二十三年也還算合理，⁴⁰至於下限就必然要以內容為據，仔細推敲了。誠如前言，本圖冊「圖」、「說」兼備，可惜的是長達二萬餘字的「說」，不論是河西或是西域，著錄事件皆未晚於嘉靖八年，比封背上的「嘉靖二十三年」還早，之於推考成圖下限無多大助益，因此，僅就十三幅彩圖內容為據作進一步查考。⁴¹

記述嘉靖二十三年到明末這段時期的甘肅鎮建置文獻不少，其中明嘉靖二十三年肅州兵備道副使張愚（生卒年不詳）創稿，萬曆四十四年（1616），肅州兵備副使李應魁（生卒年不詳）續成完帙的《肅鎮華夷志》（以下簡稱《肅志》）⁴²，以及曾任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雨編撰的《邊政考》與《圖略》年代較近，內容亦稱詳備，故以《肅志》卷三「城堡」、「烽堠」條及《邊政考》卷前及卷四附圖⁴³（以下簡稱《邊圖》）與《圖略》相互比較發現，兩書載記堡寨、烽堠數量比《圖略》明顯多出許多，而《肅志》明確記載築於嘉靖二十六年的「金佛寺堡墩」、三十二年（1553）的「石頭莊兒墩」以及三十五年（1556）的「舊紅口子墩」，《圖略》都沒有畫出來，更別說是萬曆三十八年（1610）興築的「野牛頭墩」了。而《肅志》記錄「今裁」的「下河清墩」、「討來河墩」，《圖略》卻還存在，此外《肅志》載記為隆慶、萬曆間才創設的墩臺，《圖略》幾乎未曾出現，綜上，推估《戰守圖略》成圖年代至晚不超過嘉靖年間。

張雨《邊政考》撰修時間與《圖略》更是接近，按理除詳疏之別外，一些重要的城堡、驛站、烽堠應該大致吻合才合乎情理，然仔細比對兩圖，還是有些差

40 拙文《〈甘肅鎮戰守圖略〉——一本兼具美感與軍防的明代邊防圖冊》頁115載封背書「陝西三邊軍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楊鈞」有誤，特此更正。以嘉靖二十三年為成圖上限僅限於封皮未重新裱裝的情況，反之若封皮是後人重裝，那麼嘉靖二十三年就變成下限而非上限了。

41 〈西域土地人物圖〉母本應早於嘉靖年間，因此暫不列入推考本圖冊之參考依據。

42 《肅鎮華夷志》，4卷。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肅州兵備道副使張愚創稿，次年張愚升遷它任，稿未竟而事輟，萬曆四十四年（1616），肅州兵備副使李應魁踵其事，續成完帙；清順治十四年（1657）肅州監收臨洮府通判高彌高重刊。

43 《邊政考》全名是《全陝邊政考》，卷前總圖自東向西依序繪出榆林、寧夏、固原及甘肅4鎮，共11幅，可總為一圖，第8至11圖為「甘肅鎮」。卷4：地輿圖下，附有：西寧圖、莊浪圖、涼鎮永圖、甘州山丹圖、肅州圖。

別。舉例來說《邊圖》〈西寧圖〉中的「碾伯千戶所」及「嘉順驛遞」分繪於西寧河兩岸，⁴⁴而《圖略》的「嘉順驛遞」卻在所城裡，註云：「碾伯嘉順驛，至平戎驛六十里，操守官一員。」⁴⁵還有黃河南岸的「歸德所」，《圖略》書「歸德州」，而黃河源頭，《邊圖》記「星宿海」，《圖略》書「九眼泉」。此外，《邊圖》「安遠站」，《圖略》作「安遠遞運所」，⁴⁶「古浪千戶所」兩圖皆繪相連二城，《邊圖》記東城為「古浪關」，西城為「古浪所」，《圖略》僅記「古浪千戶所」一名而已。還有《邊圖》的「雙塔兒站」，《圖略》作「雙塔兒遞運所」，⁴⁷涼州衛城東築有「瓮城」，《圖略》無。《邊圖》石峽口驛與山丹衛之間繪有永興堡、新河驛堡、暖泉堡，《圖略》只有豐城鋪和新河驛。⁴⁸又山丹衛城城門，《邊圖》繪東、西、南、北四個城門，《圖略》無北城門。《邊圖》之甘州鎮城為相連兩城，《圖略》僅一城。甘州鎮城與高臺千戶所之間，《圖略》多出「渠口鋪」。⁴⁹高臺所與鎮夷所間，《圖略》亦多出「臨河驛」。此外，關於「鎮夷千戶所」的位置也有所不同，《邊圖》在河之南，《圖略》卻在河之北；所城城門也大不相同，《邊圖》繪在東西兩側，但《圖略》則只有一個南門。⁵⁰最西邊的「肅州衛城」，《邊圖》繪東西南北四個城門，無東面瓮城，《圖略》有瓮城，主城無西門，瓮城則僅開東城門。⁵¹（圖4、圖5）

判考前述兩圖差異，「歸德守禦千戶所」與「歸德州」、「九眼泉」與「星宿海」意義並無不同⁵²，雙塔兒遞運所、安遠遞運所、臨河驛、豐城鋪、渠口鋪

44 《邊政考》總圖記為「碾伯所」，旁有「碾伯橋」，無「嘉順驛遞」，卷4〈西寧圖〉所繪如文內所述。

45 明制：軍鎮地區之堡寨設把總或操守一人，負責該堡寨附近長城及墩臺的防衛工作。

46 《邊政考》卷前總圖書「安遠站」，卷4〈涼鎮永圖〉書「安遠站堡」。

47 《邊政考》卷前總圖書「雙塔兒」，卷4〈涼鎮永圖〉書「雙塔兒站」。

48 《邊政考》卷前總圖「石峽口驛」往西依序為「永興堡」、「新河驛堡」、「暖泉堡」，最後到「山丹衛」，卷4〈涼鎮永圖〉「石峽口驛遞」往西依序為「新河驛遞」、「暖泉堡」、「永興堡」，最後到達「山丹衛」。

49 《邊政考》卷前總圖不記「渠口鋪」，但卷4〈甘州山丹圖〉在「高臺千戶所」以東有「渠口墩」及「渠口堡」。

50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都指揮馬溥始於黑河北岸築哨馬營，隔年，展築馬營開設鎮夷千戶所，之後位於黑河北岸的千戶所和哨馬營均被河沖毀，天順八年（1464）將鎮夷所北遷到天城（即鎮夷堡）。又《邊政考》總圖之「鎮夷千戶所」城門位置僅有東西二門，但卷4「甘州山丹圖」的城門位置卻與《圖略》同樣僅繪出南門。

51 《邊政考》卷前總圖的「肅州衛」有東西南北四門，卷4〈肅州圖〉之「肅州衛」城門形制及位置與《圖略》相同。

52 同是故宮收藏《陝西鎮戰守圖略》之第47頁，「歸德守禦千戶所」圖將黃河源的形狀繪成中間一大湖，周圍綴十餘小泊，除註「星宿海子」外，圖的上方空白處引《續通鑑綱目》記曰：「……

等驛遞因資料不足，較難考證出確切的建、廢時間，而鎮夷千戶所的正確位置、城門的建置如何也同樣難以查證，⁵³ 因此兩圖雖有異同，但還是不能據以說明《圖略》的成圖下限。不過碾伯嘉順驛同城、山丹衛無北門，卻符合明初碾伯所的情況，⁵⁴ 再加上《陝西鎮戰守圖略》、《寧夏鎮戰守圖略》圖說記事也不晚於嘉靖二十四年，種種跡象，均指向《圖略》成圖時間不該晚於嘉靖末年。

〈西域土地人物圖〉、〈西域土地人物略〉與嘉靖二十一年（1542）修《陝西通志》卷十〈土地·河套西域〉中的〈西域圖土地人物圖〉、〈西域土地人物略〉極類似，但仔細比對仍有些微差異，圖說部份，《圖略》本「墓西二十里爲扇馬城」，《陝西通志》本作「墓西四十里爲扇馬城」，還有《圖略》本偶有脫漏，例如「即我皇明所設赤斤衛處也，迤南二十里爲小赤斤，赤斤西百五十里爲苦峪城。」句。其次兩〈西域圖地人物圖〉也稍有不同，如「卜隆古兒」城，《陝西通志》本作「卜隆吉兒」，城北的人物髮型也稍有不同，《圖略》本人物結髮髻，戴回回圓帽，但《通志》本所繪比較像蒙古人的裝扮。凡此種種，說明《圖略》本〈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圖〉應該不是傳抄自《陝西通志》，而與之相同的母本，其成圖年代也就與前述推論不相抵觸。

（二）《甘肅鎮戰守圖略》的價值

作爲一部繪於明代中期以前的彩繪邊防圖及圖說，《圖略》的價值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獻價值。如前面「概說」節的敘述，《圖略》在人文方面重點描述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三月遣使窮河源，招討使都實受命，行四閱月始抵其地，既還，圖其形勢來，上言河出吐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方可七八十里，沮汝渙散不可逼視，登高望之，如列星然，名火敦腦兒。火敦腦兒，華言星宿海也……。」可見「九眼泉」實際上指的應該就是「星宿海」。又「歸德所」或「歸德州」的問題，《陝西鎮戰守圖略》第48頁題為「歸德州守禦千戶所」，並說：「歸德州守禦千戶所，即古貴德州也，元設吐番宣慰司，國朝洪武三年改歸德州，立7站，曰三岔、曰窩溝、曰討來、曰保安、曰紅土、曰邊多、曰清水……。」可證「歸德所」、「歸德州」意義並無不同。

- 53 《明史·卷42·地理志3》：「鎮夷守禦千戶所，洪武三十年以甘州衛地置。建文二年罷。永樂元年復置所，舊在西北，天順八年移於今治。南有黑河，即張掖河也。西南有鹽池。北有兔兒關。東南距行都司三百里。」
- 54 明萬曆刊清順治間修補《西鎮志》之〈地理志〉第6「古蹟」條：「碾伯古城，碾伯西二里，二城連環，約三里。」〈建置志〉第1「公署」條：「西寧衛右所，衛治東一百三十里，地名碾伯城，周三里，三百一十步，高四丈，厚三丈五尺，東南二門，城樓、三角樓、四月池，二邏鋪一十有七，深二丈五尺，闊如之。」萬曆《西寧衛志》卷1〈地理志·城池（鐵廠附）〉載：「碾伯城……洪武十九年置嘉順馬驛，又置右千戶所。嘉靖三十三年，增置守備。萬曆十二年改置游擊。府城高四丈，下厚三丈五尺，廣袤三里三百一十八步。」又山丹衛城始建於洪武二十四年，初期僅設東南西三門。

河西地區衛所、驛遞、城堡、墩臺、邊牆，雖不如同時期的甘肅鎮地區方志或邊防志來的詳細，但是某些內容，如「遞運所」、「急遞鋪」卻是其他資料所少見。再者，邊牆的分布狀況以及那些是土垣修葺，那些路段附有溝塹、壕柵，還有那些牆體是用石頭壘砌的，圖面上一覽無遺，⁵⁵ 配合相關文字資料，可進一步獲知明修邊牆的實際情況。另外普設長城內外或要衝之地的墩臺，數量雖不若邊防志書來得多，但實景式的繪法，有助於後人對所謂「覆斗狀的方型臺」的具體建築形式有更深一層的理解。

所謂寫景式繪法，指的是透過寫實形式的圖景，表現地圖上的山巒、河湖、地貌，而城邑、屋宇、寺觀，甚至人物也可採用寫景式符號來表現。這種技法向來是中國傳統地圖最常使用的繪圖方式，《甘肅鎮戰守圖略》就是一部相當典型的寫景式地圖。因此不僅僅只有墩臺，其他像是重要的衛、所、城堡，其城門形狀和周圍帶堞口的圖案，除給人形象真切的感覺外，也確實提供後人有關城堡形制的證據，當然配合如里程數若干等的文字註記，更使其史料價值倍增。將寫景式圖繪法表現得更出色的還有〈西域土地人物圖〉。舉例來說，像是散布各處西域人物、遊牧民族的帳棚、形形色色的城邑（圓城或方城），不但有趣還極具內涵，與嘉靖《陝西通志》本（以下簡稱《陝志》）〈西域土地人物圖〉仔細比對發現：《圖略》本西域人物多纏頭、著帽，穿過膝長袍搭配長褲，上衣不開襟，不繫腰帶、綁腿；而《陝志》西域人物多著帽，纏頭，或著及膝長袍配七分褲、或著過膝長袍，上衣開襟，束腰帶，不綁腿，顯見兩圖雖同繪西域人物，但還是略有差別，對於釐清明代西域人物裝束應有所助益。（圖6）

就圖說來說，正如前述，河西之部主要表現的是戰略防守之道，可結合張雨《邊政考》，全面建構出明人拒蒙防守策略之大概。⁵⁶ 而西域之部若與「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嘉靖《陝西通志》本逐一對校，⁵⁷ 除《圖略》本某些明顯脫字外，兩文至少有二十多個地名或里程數不同，有助於進一步研究或釐清明代西域狀況。⁵⁸

55 連續黃色略帶鋸齒狀橫條立面表現的應是土牆，立面牆體上繪白色牆垛的應該就是用石頭壘砌的邊牆。

56 《邊政考》所述敵人來攻路線有二：一是「境外寇路」，二是「境內寇路」，較之《圖略》，其寇路敘述比較詳細，但如何防守因應則比不上《圖略》。

57 同註24。李之勤教授對《陝西通志》本〈西域土地人物略〉有相當精僻的論述，可惜著重「文字」部份，之於「圖」討論較少。

58 如《圖略》之「西阿母城」，《陝志》作「阿丹城」，「大井西一百里為比長店子」，《陝志》

再來就《甘肅鎮戰守圖略》在中國地圖史上的價值略作評述。

史載中國古地圖數量雖然很多，但能流傳至今的，相對於古籍，數量可說少之又少，而十六世紀以前的手繪本更是稀少。《圖略》不晚於明嘉靖末年，文物價值無庸置疑，最重要的是包括《甘肅鎮戰守圖略》在內的一套三種明彩繪本邊防圖極可能是嘉靖年間總督陝西三邊軍務下令繪送兵部的，因此相較於兵部所繪製的大型九邊圖或刊行天下的各種邊防圖論等，其性質當更原始，史料價值更高。

就圖繪言，本圖冊濃筆重彩、設色鮮豔，重要河、湖加繪水紋，頗能說明明代彩繪地圖的一貫風格。十餘幅圖中，尤以〈西域土地人物圖〉最值得關注。據李之勤教授研究，〈西域土地人物略〉和〈西域土地人物圖〉應該都是馬理（1474-1556）修纂嘉靖《陝西通志》以前就有的，其來源大概是一位非漢族，也非信仰伊斯蘭教人士，在出訪伊斯蘭地區後以漢文撰寫，並繪圖說明的。李之勤教授認該文具備「記述範圍極廣」、「記述內容可信度高」、「提供了反映西域與明朝中原地區親密聯繫的重要資料」等三項特點，是一篇極少數描述明代西域地區政權和地面，且極具價值的歷史資料。⁵⁹當然除嘉靖《陝西通志》本及本帙外，《肅鎮華夷志》、張雨《邊政考》和顧炎武（1613-1682）《天下郡國利病書》、梁汾（清人，生卒年不詳）《秦邊紀略》也都錄有〈西域土地人物略〉，不過形式、內容互異，並不完全一致。至於〈西域土地人物圖〉就只有《陝西通志》和《甘肅鎮戰守圖略》才有，前者木刻墨印，圖幅小，刻繪難免漫漶，與《圖略》彩繪本的精美細緻無法相提並論。

綜上，《甘肅鎮戰守圖略》無論是從史料或文物面向考量，皆極具價值，可說是一部兼具美感與軍防性質的歷史輿圖冊。

結 語

《甘肅鎮戰守圖略》繪製的同時，影響後世甚深，中國第一部綜合性地圖集——《廣輿圖》的作者羅洪先（1504-1564）正隱居山林，為編輯輿圖而廣蒐各

作「大井西二百里為比長店子」。有關《圖略》本〈西域土地人物略〉與《陝西通志》本之異同情形，詳見《古地圖攬勝》主題網站。

59 同註26。另高啟安，〈《肅鎮華夷志》文獻價值初探〉對於〈西域土地人物略〉的價值亦有所探討。

地資料，⁶⁰但從《廣輿圖》內之〈九邊總圖〉和〈九邊分圖〉總十一幅圖觀察，兩者無論是圖例，或是內容皆多所不同，顯見以羅洪先蒐羅資料之廣，也沒能看到這本圖冊，更說明它完成以後深藏大內，外人難以得見的景況。

根據記載，明代的邊防圖與邊防圖籍極為豐富，⁶¹可惜保存下來的並不多，傳世者多屬邊域志書或志書中附刊之木刻輿圖，侷限書籍版面，圖幅較小，藝術美感層次稍嫌不足，不若彩繪本之美觀詳實，本文介紹的《甘肅鎮戰守圖略》便是一部兼具美感與明代邊防的歷史輿圖實例。國立故宮博物院典藏的古地圖多源自清內府所藏，數量雖有八百多件，⁶²但也僅僅保存了明彩繪邊防圖五種，說明戰爭離亂對文物的浩劫，為保存並發揮「皇室收藏、全民共享」的基本精神，《甘肅鎮戰守圖略》三十四冊頁已經全部公開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博物館之「古地圖攬勝」專題網站中，除了利用先進影像瀏覽技術，高解析完美呈現地圖原貌，能在網上點閱欣賞外，更利用虛擬實境的古地圖想像設計一系列「圍守攻防」的互動操作，讓使用者在虛擬情境中，自然而然瞭解本圖的真正意涵為軍事防禦功能，當然在操作的過程中也適時傳遞中國古代地圖的種種特性，如圖的方位不固定，沒有絕對的比例尺等。

總之，本文是筆者研究的一個開端，未來希望能將同屬一套的另兩種圖冊——《陝西鎮戰守圖略》、《寧夏鎮戰守圖略》一併敘述，屆時對於這套珍貴的邊防圖冊，或許有更進一步的看法。（圖7）

60 有關《廣輿圖》的編輯刊行時間有一說是嘉靖二十年（1541）前後，也有一說為嘉靖四十年（1561），本文採任金城〈廣輿圖在中國地圖史上的貢獻及其影響〉一文的說法，即初刻時間當在嘉靖32-36年（1553-1557）之間。（文載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頁73-78）。

61 王庸《中國地理圖籍叢考》甲編〈明代北方邊防圖籍錄〉著錄1.「九邊總圖說」30種、2.「邊鎮合志」30種、3.各邊鎮別志64種、4.各路關衛區分記91種，總計215種。

62 此件數僅限於承襲自國立北平圖書館舊藏古輿圖部份，其他清奏摺錄副附圖或書籍附圖皆不計數。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張居正纂修，《大明會典》，明萬曆十五年刊本。
- (明)呂柟、馬理纂修，《陝西通志》，明嘉靖壬寅（二十一年）刊本。
- (明)李應魁，《肅鎮華夷志》，明萬曆四十四年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張雨，《邊政考》，明嘉靖丁未（二十六年）鞏明知府李世芳刊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 (明)劉敏寬，《西寧衛志》，明萬曆刊本，北京：學苑出版社，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彙編第34冊，2003。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7。
- (清)梁汾，《秦邊紀略》，北京：學苑出版社，中國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區方志彙編，第20冊，2003。
- (清)楊春茂纂修，《甘鎮志》，臺北：臺灣學生書局，新修方志叢刊第71冊，西北方志之31，1968。
- (清)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6。
- (清)蘇銑，《丁酉重刊西鎮志》，明萬曆刊清順治間修補本，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二、近代論著

- 王庸編，《中國地理圖籍叢考》，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
- 田澍、毛雨辰，〈20世紀80年代以來明代西北邊鎮研究述評〉，《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頁104-114。
- 任金城，〈廣輿圖在中國地圖史上的貢獻及其影響〉，收於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頁73-78。
- 艾沖，《明代陝西四鎮長城》，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
- 李之勤，〈《西域土地人物略》的最早、最好版本〉，《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4卷1期，2004年3月，頁118-127。
- 章占彬，〈明代明代邊防預警機制探略〉，《石家莊學院學報》，9卷5期，2007年9月，頁56-60。
- 馬建春，〈明嘉靖、萬曆朝嚕噠銃的傳入、製造及使用〉，《回族研究》，2007年第4期（總第68期），頁70-76。
- 馬建華、張力華，《長城》，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2004。
- 馬順平，〈明代陝西行都司及其衛所建置考實〉，《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3卷2期，2008年4月，頁109-117。

- 高啓安，〈《肅鎮華夷志》文獻價值初探〉，《敦煌學輯刊》，2005年第2輯，頁316-323。
- 高鳳山、張軍武，《嘉峪關及明長城》，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 國立故宮博物院，《古地圖攬勝》主題網站，2008。
- 張哲郎，《明代巡撫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
- 盧雪燕，〈《甘肅鎮戰守圖略》——一本兼具美感與軍防的明代邊防圖冊〉，《故宮文物月刊》，第307期，2008年10月，頁108-117。
- 蕭立軍，《明代中後期九邊兵制研究》，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 羅冬陽，〈明代兵備初探〉，《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第1期，頁15-21。

The Frontier Territory along the Great Wall: *Atlas of Kan-su Military District* of Ming Dynasty from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Lu Sheue-Yann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Document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bstract

The *Atlas of Kan-su Military District* is one of border defence maps of Ming dynasty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 It has the same size and cover like *Atlases of Shen-hsi Military District* and *Atlas of Ning-hsia Military District*. The features of these atlases were drawn on paper in colour and mounted as album leaves, and their author is unknown. These atlases describe regions of Yan-sui, Ku-yüan, Ning-hsia and Kan-su Military Districts, which are ruled by the Governor-General of Shen-hsi Three Frontier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Atlas of Kan-su Military District*, investigates context and time of the atlas, supposes it were made between the twenty-third year and the late of Chia-ching reign (1544-1566 C.E.). The atlas contains value on following aspects: it is rare book of border defence maps of Ming dynasty that still existing in the world today; it explains enormous contents, such as garrisons, posts, castles, fortress, frontier walls, and people of Western Regions, so that we could compare and supplement with other historical materials of the same period.

Keywords: antique map, Kan-su, border defence map

紅城子圖說

紅城子堡地處遠山口數多極為難守設有守備官一員東至靖慶衛蘆塘湖如賊由本湖奔紅溝傅家水硤兒水或由孫家溝火燒溝槽兒沖過邊境至南大通紅城子過大路往西奔費家沙溝可川紅古城過大通河犯賸州弘化寺地方西寧兵馬在下川口沿河設備阻遏在浪紅城子鎮羌馬隨賊由青羊頭嶺石板溝拳處地方尾後夾攻截殺如賊槍可川拳處地方彼地山潤俱險俟其分散我兵亦隨勢擊殺或增兵併力亦可期成功一路由硤兒水透蘆井兒鹹水河越過苦水灣驛大路由莊浪河口槍張拓二臺如過黃河槍蘭州積積難堡阿干現拳處地方在浪紅城子兵馬隨賊尾後至河口據險處所堵截如賊槍回決不能全還可成大捷一路由蘆井兒奔新添舖往南透沙井驛過黃河槍西古城蘭州臨城水磨溝馬寒山等處地方莊浪紅城子兵馬馳赴沙井驛倚河堵截歸路蘭州主客兵馬併力追擊亦可成功比隣莊浪衛地方

深哨地方三處

米硤山離城三百五十里
蘆塘湖離城四百里
五方寺離城四百五十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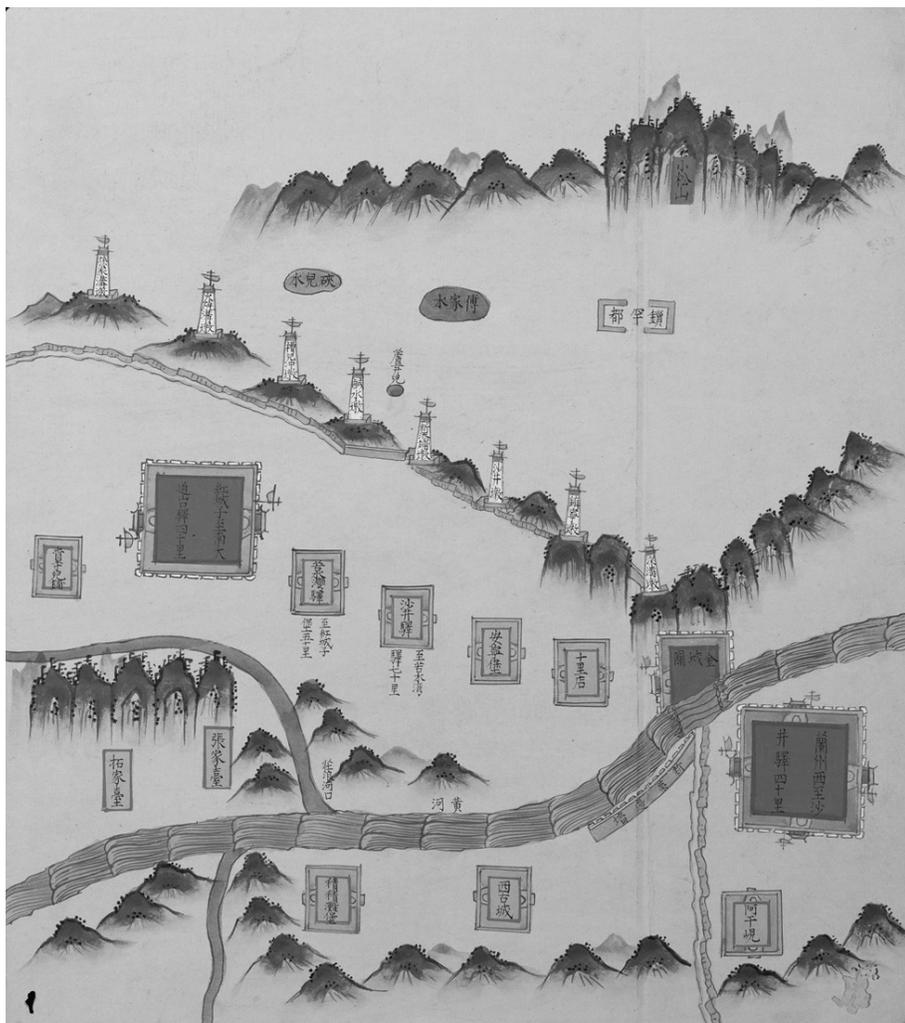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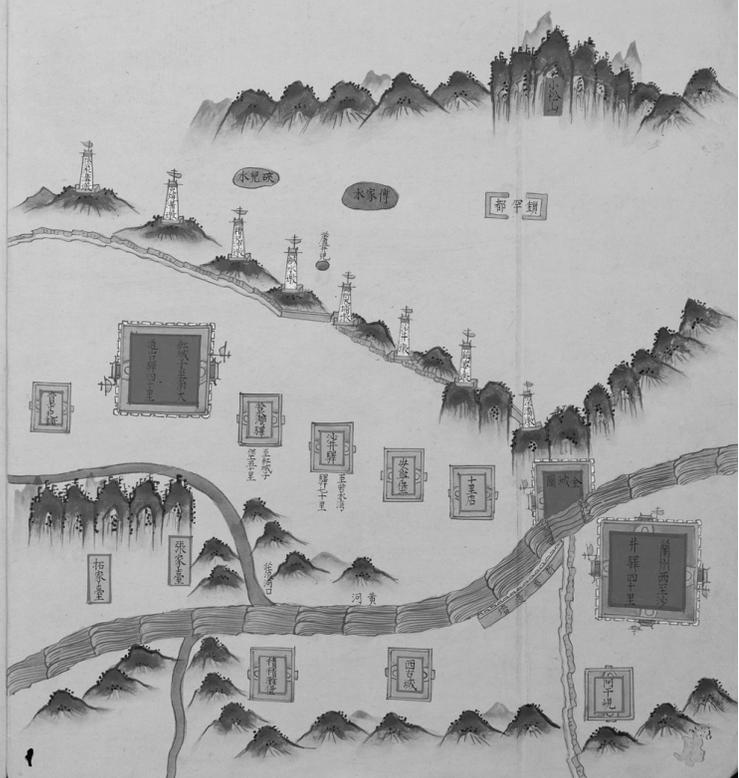


圖1 《甘肅鎮戰守圖略》之〈紅城子堡〉圖及圖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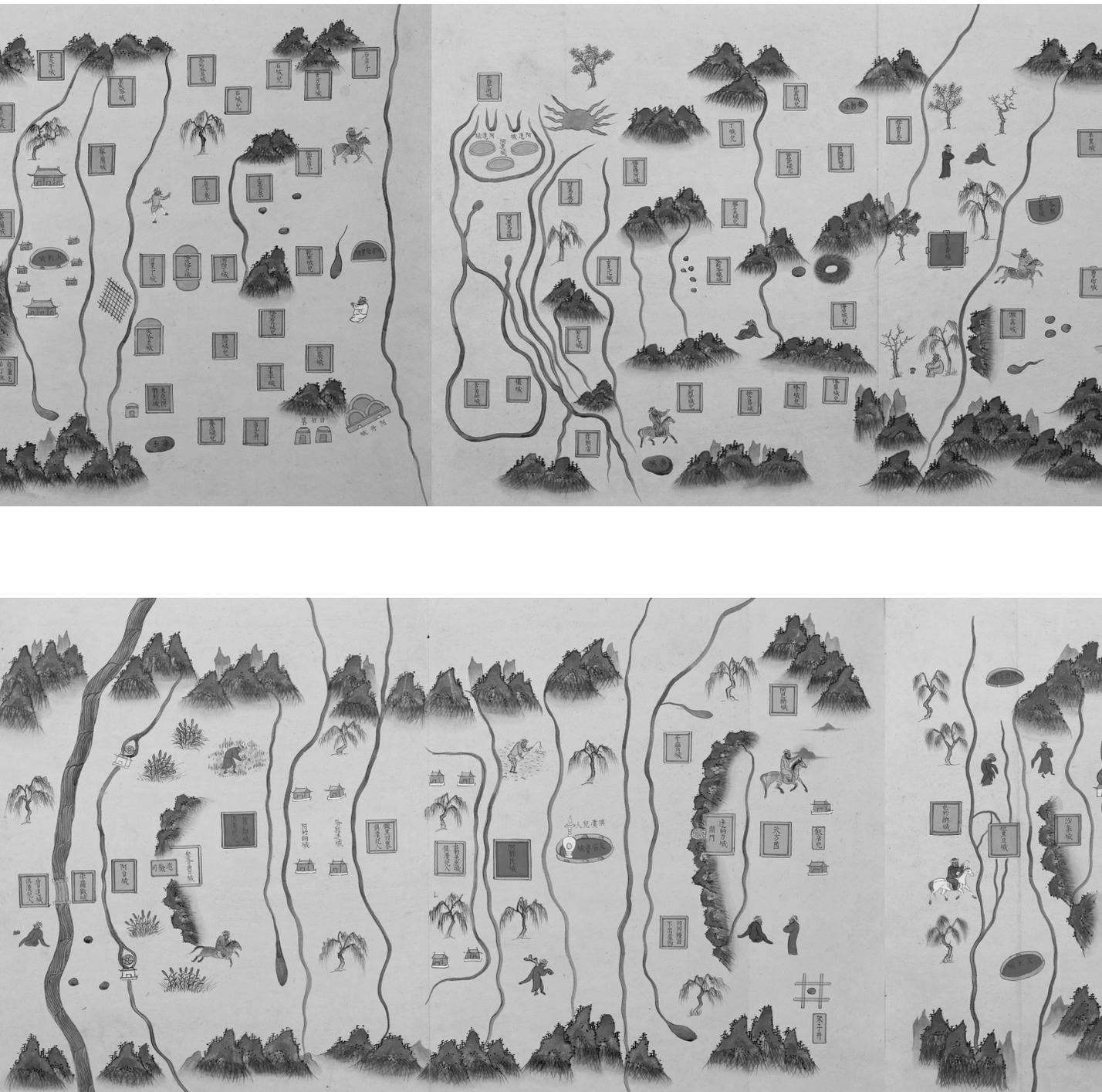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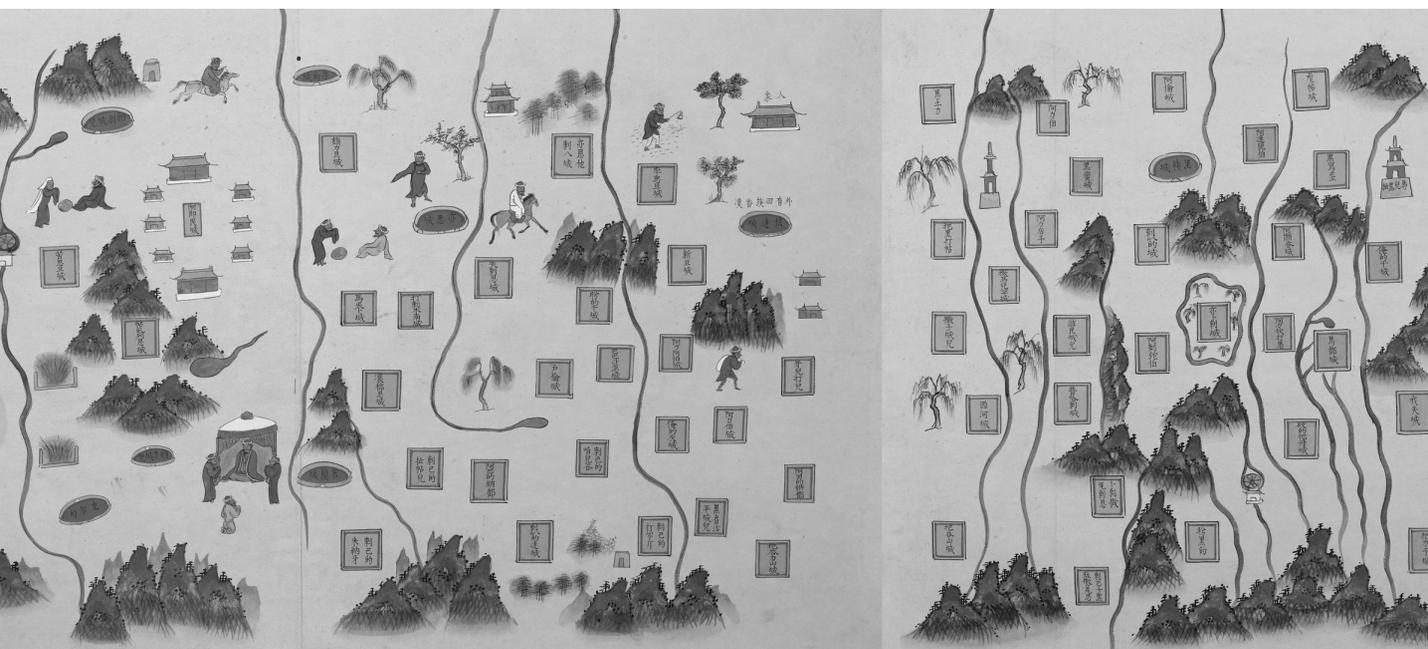


圖3 《甘肅鎮戰守圖略》之〈西域土地人物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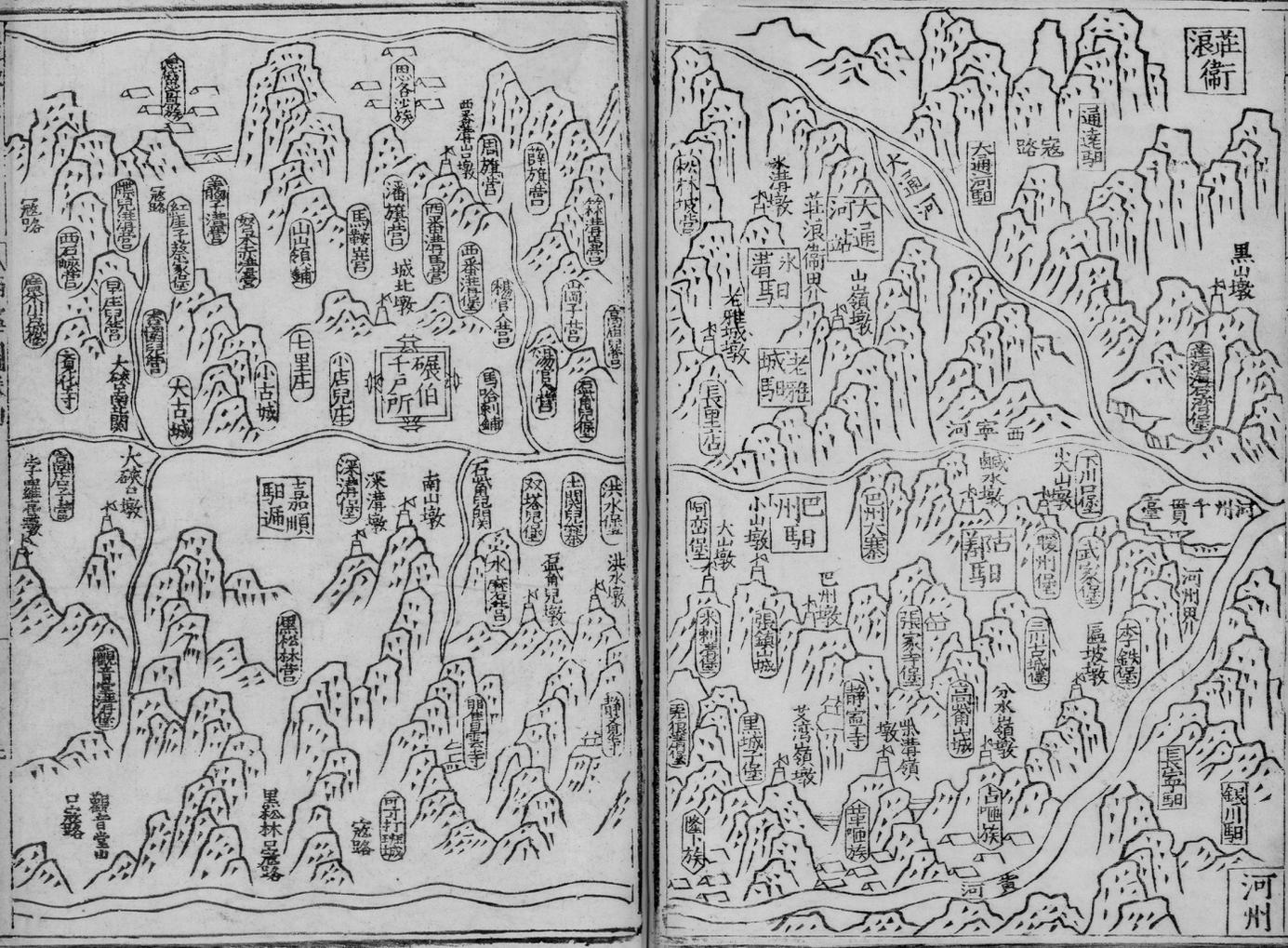


圖4 (明)張雨《邊政考》卷四「西寧圖」局部 明嘉靖間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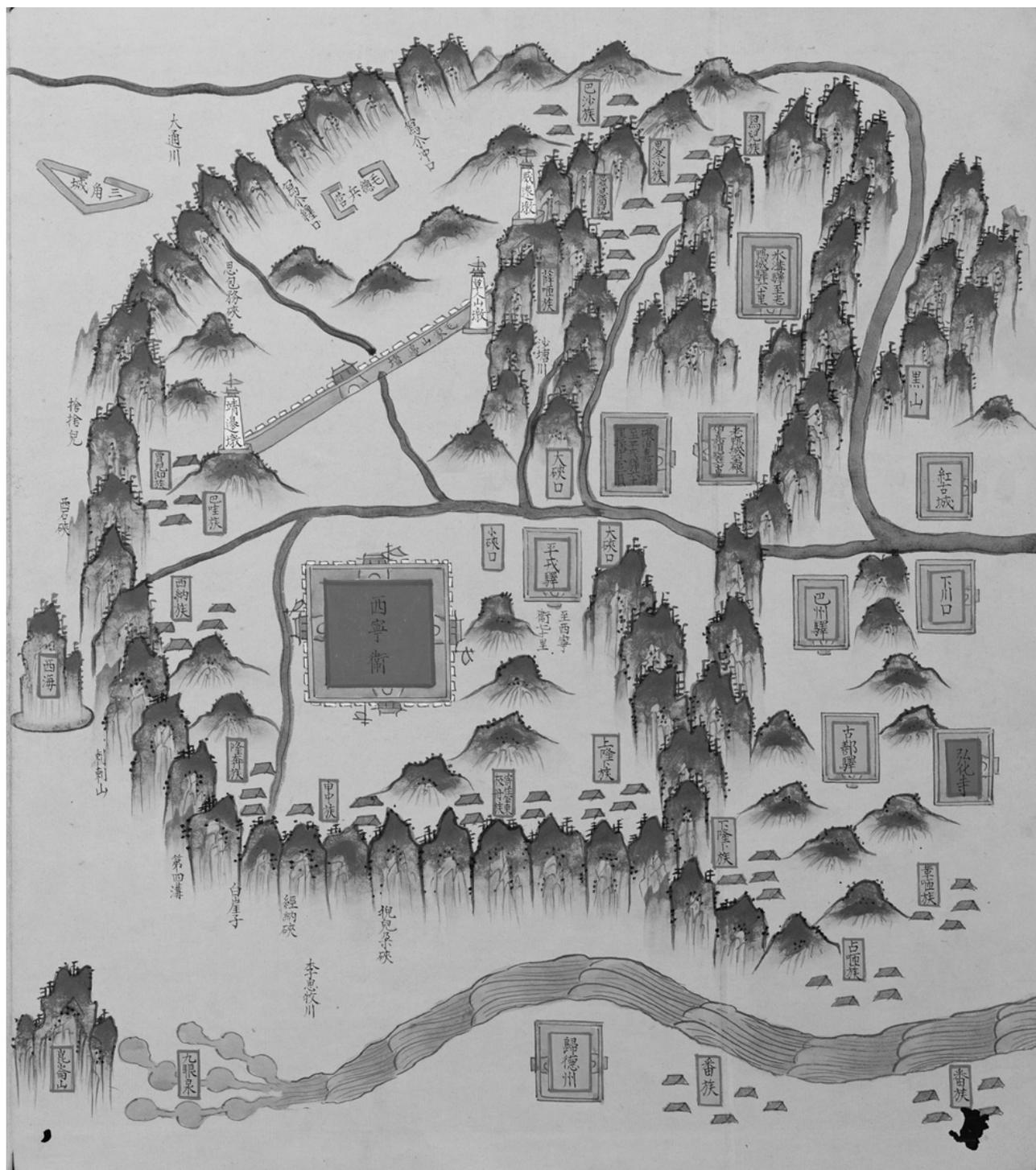


圖5 《甘肅鎮戰守圖略》之〈西寧衛〉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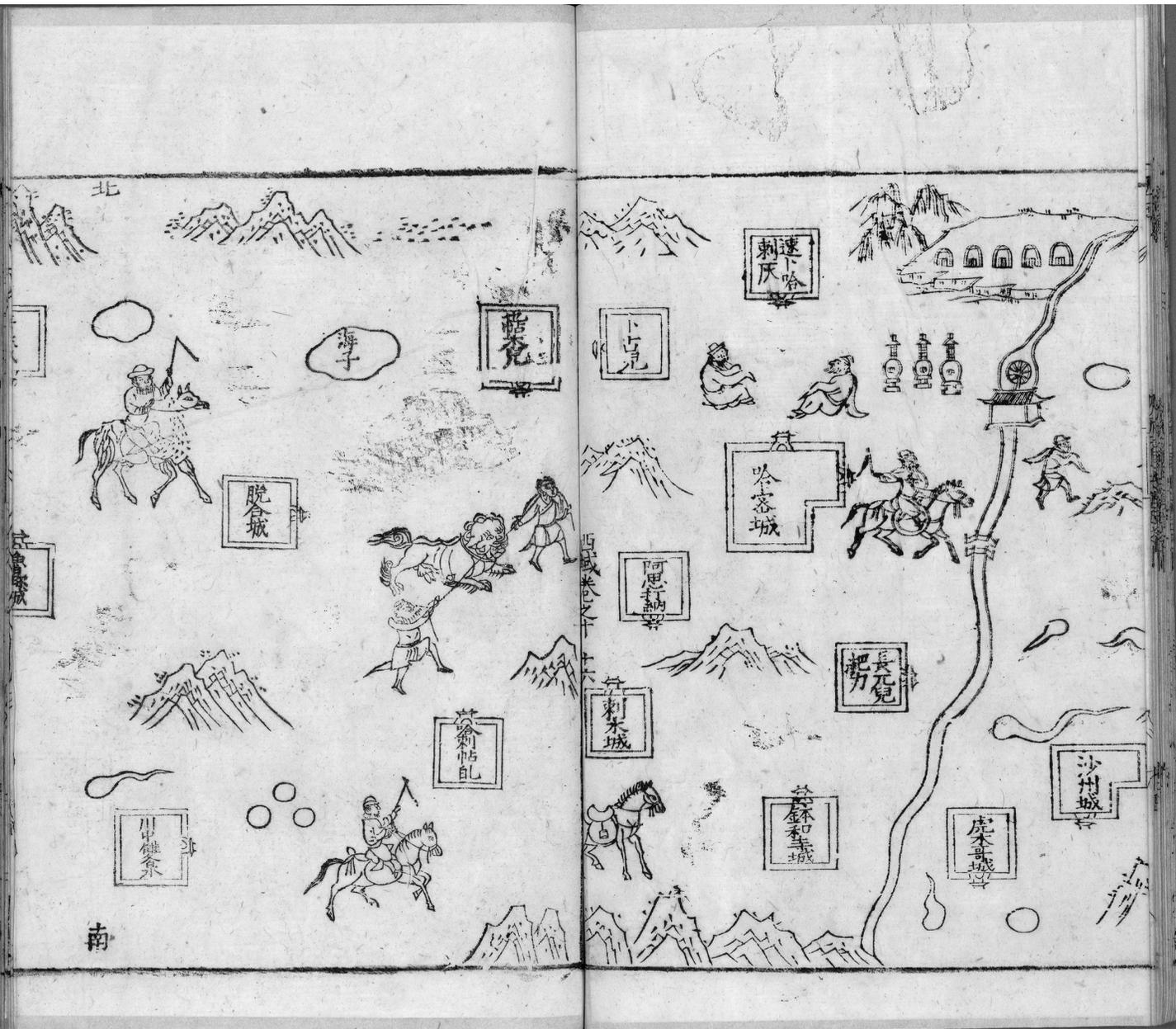


圖6 (明)馬理撰《陝西通志》之〈西域土地人物圖〉局部 嘉靖二十一年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古地圖攬勝網站」利用《甘肅鎮戰守圖略》設計之「圍守攻防」互動操作

